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後水滸傳 第三十五回 賀太尉魂銷九曲嶺 黑瘋子身脫武昌監

話說楊么同眾兄弟齊開罷戰之故。袁武邀入帳中坐定，說道：「今日之戰，非戰也，是察其動靜虛實之間，以成我計。適見賀省暗助三軍，有眾欺寡之勢，我即鳴金，以示眾寡難敵，使其驕矜而愈益其驕矜。我今只須如此恁般，致於必死之地而來爭。吾謂賀省雖奸，豈能脫我範圍！」眾人聽了大喜。袁武遂令邵元、常況、黃佐、鄭天佑授計而去。又對王摩、沃泰、丁謙暗說了一番，三人領計，帶了軍校連夜繞路九曲嶺而去。又令殷尚赤、屠尙來授計，道：「你二人可扮作鄉村夫婦，帶領數名子弟，各背包裹，作避難居民。城內雖不容人出入，我知向北永定門是幽僻小門，容人樵彩，你可混入。聽見連珠炮響，你即放火，兼探馬騫消息，恐人暗害。」二人領計而去。袁武見人已去，遂將寨柵整飭了一番，靜聽消息。且說這邵元四人，領了二百名軍校，從僻路上旬山，果見下面堆著許多糧草。此時有二更時分，聽得滿寨中十分嚴肅，更籌並不錯亂，四人一時不敢下山，俱寂然靜伏。聽見將打三更，前面有數十個軍士，望糧草邊一路巡來，周圍巡看，漸漸巡到山下來。邵元四人見來的相近，便從山崖上直躡跳下來，一齊動手，將數名巡卒盡行砍倒。遂拿他的巡邏，一面敲著到糧草堆處，各出燄礮等物，向一堆堆上點起，即轉身上山，帶了軍校而去。不一時，火燄冲天，賀軍直從夢中驚醒，俱來撲救。賀太尉亦上馬來，叫人撲滅。不期火勢猛烈，漸漸延燒寨柵。賀軍只分頭趕救。這袁武、楊么等，見滿天火起，即使軍中播鼓吶喊搖旗，欲作殺來之勢。賀軍救火不暇，又慮賊眾衝殺過來，一時驚慌無措。有的東西亂竄，有的緊守本寨，有的護了太尉奔走到黑處藏避。

直鬧到天明，賀太尉方敢出來。看見燒燬寨柵，餘煙未息，便來看視糧草，俱成灰燼，不勝驚驚喜喜道：「喜得寨柵堅固，軍士眾多。〔彼〕昨已怯戰，故不敢來趁火劫奪，只虛張聲勢，足見賊人伎倆有限矣。」有的將士說道：「莫不這火是賊人來放的？」有的說是天火燒的，又有的說是軍士不小心的。賀太尉聽了，想了半晌，說道：「軍士不小心，只好燒得一處，如何各處俱燒？若是賊人敢來放火，便來劫寨。大約還是天火；若不是天火，怎燒得這般乾淨？」說罷，回入本寨。早有管糧草的來稟道：「今救得餘糧，只夠三日食用。」賀太尉道：「城中有食不盡的糧草，只消著人去催解來。」即遣人去催解軍糧。並報失火。去不多時，忙回來報導：「賊人領眾齊集城下攻打，小人進去不得。」賀太尉聽了，著驚道：「這起賊人又是那裡來的？倒去攻城，截我歸路！」遂十分憂慮。便有將士稟道：「賊人既去攻城，太尉只消分一枝軍馬從賊背後殺去，使他前有堅城，後有官軍，賊必驚潰。」賀太尉道：「我今臨敵，尚慮兵少，怎麼分遣得去？」說未完，早有探馬的來報導：「楊么賊寨，今日不見了。七寨只存三寨，在那裡播鼓，要來廝殺。」賀太尉聽了大喜，道：「這是賊智，豈瞞得我？他今分開，希圖城中無備，要去劫掠。慮我救援，故留三寨作疑兵計，使我不去救援，又恐我見他寨少，必去衝突，故此在那裡虛張。昔人背水列陣而成功，我今乏糧，亦是背水之意。只消拔寨齊出，力攻他三寨，必獲全勝。然後救援城中，豈不成功？」即忙傳令衝擊。只見先前兩員將士又來諫阻。賀太尉便大喝道：「黃口孺子，豈曉得乘虛進擊，有如破竹？再敢阻撓，定按軍法！」二人只得退出。

賀太尉即上馬，撫劍急馳，魔動三軍，望楊么陣上一齊殺來，果有山倒海瀉之勢。袁武、楊么等即棄寨領眾奔走。賀軍便奪了三寨。賀太尉滿心歡喜，見楊么望九曲嶺逃奔，拍馬向後招呼軍將來追。楊么同路敬德見追得將近，便掄槍大叫道：「我楊么只活捉太尉報仇，並不輕殺軍將！」賀太尉聽了大怒，喝道：「眾兵將與我擒得楊么者，千金賞賜！」眾兵將聽了，各奮勇趕來。楊么、路敬德只亂殺一回，轉身望嶺中逃入。賀太尉大喜，只叫緊追，不可放走二賊。眾兵將齊趕入嶺去，賀太尉也忙策馬同人。一連趕走了四五個轉曲路徑。卻不見了楊么二人。賀太尉又喝緊追，眾兵將只得又追過了幾個曲折路徑。只見前無去路，再一看時，皆被亂木石疊斷，眾兵將便往後一齊退走。賀太尉見不向前追趕，便仗劍怒喝道：「養軍千日，用在一朝。怎敢見賊不追！」眾兵將只得齊說道：「中了賊計，前面俱被木石疊斷，並無去路，太尉及早退出。」太尉聽了，方才大驚，急策馬而走。走到原入處，前面兵將又發喊：「不好了，原處也被木石疊斷！」賀太尉著了真急，忙叫眾軍搬拆。眾軍只得近前搬拆，忽抬頭見上面橫著一段大樹，削去青皮，寫著幾個大字。眾軍士一時認識不出，有的猜說道：「常見有人寫在牆上『此路不通』，想必就是這幾個字了。」有的爭說道：「如今兩頭疊斷，實是不通，只這幾個字有些不像。」賀太尉在馬上見軍士不動手搬拆，便急得十分怒罵道：「你這些該死的，怎還有工夫說閒話！」軍士見他喝罵，到此也就沒有尊卑起來，便回嘴道：「太尉沒主張，叫我們追來。如今走投沒路，死在目前，道不得個臨死也要說三句話兒。現寫得有字，說『此路不通』，我們走到那裡去！」賀太尉聽了，又喝道：「好胡說！才是進來的路，怎說有人寫著『此路不通』？」便又氣又惱，放馬近前一看，只見上寫的是：

當時馬陵道，萬弩射龐涓；

今日九曲嶺，千刀割太尉。

看罷，早嚇得一似分開八塊頂陽骨，一個面皮蠟搽也似黃了下來。只得對兵將說道：「我一時中了賊計，如今也不要埋怨，作速尋個出路，莫待他們趕來！」眾兵將道：「兩頭塞斷，急切搬拆不開。不如爬上嶺去，才得逃生！」遂要往嶺上爬走。忽聽得半嶺上一似共工氏觸倒了不週山，騰天倒地價響將起來。眾兵將一齊叫苦，端的怕人！怎見得？但見：

嶺上英雄立滿，峰前豪傑齊排。嶺上英雄，喝叫軍校，將疊成的千百堆狼牙巨石，往下推翻；峰前豪傑，指點子弟，用砍就的數萬根丫叉大樹，從上滾來。石碰石，亂紛紛，擋著的、擦著的，骨肉變成灰屑；木撞木，鬧轟轟，挨著的、壓著的，皮筋盡作泥丸。四面峰巒合抱，兩頭大石填平，更怕的是英雄齊發弩，堪駭的是豪傑盡張弓。眾兵將進退無門，何異天羅地網；賀太尉往來沒路，依稀鐵壁銅牆。這才是走到盡頭，分明似甕中捉鱉。

這些計策，俱是袁武作用。他是山東生長，初到南來，又不曾詢問士民，為甚曉得這些路徑？原來何能是本地人，便畫了一幅武昌的地形圖，與袁武相別時，悄悄遞出。袁武看熟。這日交戰時，他見賀太尉的糧草俱屯積在旬山下左側，遂遣邵元四人去放火燒絕糧草，又吩咐他到九曲嶺，伐木疊石。今見楊么等引著賀省追入嶺來，即一面斷了歸路，又一面在嶺上同二百名軍校齊發箭矢，射退外面賀軍。楊么等俱上嶺來，今見賀軍上爬，即使軍校將半山草深內堆疊的這些木石，一齊往下亂推。賀軍一時沒處躲避，爬到半山的盡被打傷，未曾爬的又被箭弩射來，一時亂竄，自相踐踏。哭的，叫的，甚是傷慘。楊么見了，忙使人向下叫道：「楊么與眾兄弟只要活擒賀太尉報仇，與眾兵將並無干涉。及早縛他送上嶺來，便放你們一條生路！」眾兵將一時聽了，忙向上叫道：「切莫動手，容我們縛送上來！」即趕到賀太尉馬前，將他一個倒栽蔥，拖下馬來，捆綁了推解上嶺來。楊么見了大喜。眾兄弟便要將賀太尉砍殺，楊么急忙止住。眾兄弟道：「哥哥見仇不殺，什麼緣故？」楊么道：「我為父母報仇，如今已獲仇人。馬騫為我陷害，得他手戮仇人，使他心快，我亦心快。」眾兄弟聽了，不勝歡喜。袁武道：「速去與王摩合攻！」楊么遂使軍校放出賀軍將。軍將齊齊向嶺頭拜謝，各散逃出。

楊么等即離九曲嶺，到了城下，已是黃昏時候。與王摩相合，說知緣故。王摩大喜道：「兄弟領計到此，城內並沒一人敢出，只等哥哥到來。」袁武遂傳令各軍校準備攻打。到了三更，便放起連珠炮來。著黃佐、於德明、柯柄、童良守寨，其餘到城下，一齊駕起雲梯，往城上搭來。不期被守城兵將炮弩往外亂發，一時不能近城。卻得殷尚赤、屠尙領著數名子弟，俱扮作逃難居民，背包裹裹從永定門走入，即分散藏伏在觀宇幽僻小巷中，又打聽馬騫消息。今聽見城外連珠炮響，知是外面攻城，各自取出火種，點上硫磺礮，四處放起火來，又向黑影處發喊，大叫：「洞庭湖楊么全伙入城！」一時火起，燒發了數十餘處，便轟傳賊眾入城，一齊逃竄起來。這些大小官員，忽見城內四處火發，知是有賊內應，俱各驚慌躲避。城上兵卒聽見城內有人放火，知不可守，一齊下城逃躲，早被楊么、王摩等殺跳上城，奪開城門。袁武領眾軍校一齊殺入，城中大亂。各分頭打入監獄中，尋救馬騫，並沒救處。楊么見尋不著馬騫。知他被難而死，不勝跌腳捶胸，仰天號哭道：「冤哉馬騫，痛哉馬騫！汝今為我而死，我敢獨得其終！」

眾弟兄聽了，盡皆流淚。正勸解間，忽見火光中一人渾身赤條條，掄著一根大木，同著一人一路打來。

原來這馬震，當日押解到武昌，賀太尉將他發與尉司囚禁，等剿了楊么同斬。一向在獄中，日夜被禁卒將他渾身上開了閘板，竟似死人般，動不得分毫；又恐怕他絕命，只將些粥米喂他。這夜尉司見事情緊急，便著人取出馬震，轆門斬首。到了轆門，只見操刀手中一人向馬震喝道：「外面楊么已打進城來也！」說罷，將左右操刀手砍倒在地。馬震知是救他，急迸斷繩索，扳倒轆門庭柱，要打入去。卻得殷尚赤、屠俏見綁出馬震，正要動手，忽見這操刀手殺了伙伴，忙大叫道：「快同去見楊么哥哥！」馬震忽見是殷尚赤、屠俏，滿心快活，便不打入衙去。殷尚赤、屠俏便在轆門殺退人眾。馬震掄著大木，同這操刀手往外一路向火光處打來，卻被王摩一眼看明，大叫道：「馬震快來，哥哥為你哭壞！」楊么忙停哭。見是馬震，不勝歡喜，上前抱住道：「兄弟，累得你好苦！」馬震大笑道：「可也得見哥哥！」楊么道：「我同眾兄弟打破城來，向各處監獄中找尋不著，在此萬分痛苦。再尋不著，便要屠戮，作我二人殉葬。兄弟你從那處脫身？」馬震指著那人，說出虧救。楊么大喜，忙向那人拜謝道：「若不虧豪傑仗義，救我馬震，我楊么亦不再活。請問尊姓大名，若不嫌棄，願結弟兄！」那人慌忙還禮，扶起道：「小弟是尉司衙中操刀手，姓段，官名段忠。從來手段快捷，人便叫我是一刀段撒開。一向聞得哥哥好名，今又見天下荒荒，想要做些事業。因聽見賀太尉與哥哥作對，虧眾好漢救入湖中，將馬震解來，便想要救，卻一時不便下手。忽聽見哥哥領眾到來，暗暗留心。今在緊急提出，便砍倒伙伴來尋見，願拜哥哥。」楊么聽了大喜。馬震便掄大木，向前亂跳道：「哥哥快同去趕殺烏太尉，灑家搗他百十個透亮窟窿！」楊么忙留住道：「不消兄弟去尋，我已活擒在城外寨中。」遂說出緣故道：「我留這廝，與兄弟動手。」馬震聽得滿心快活，道：「只那夜悶鳥般閉在船內，聽得怪鳥亂嘈。哥哥吃弟兄劫救，心坎裡恁地歡喜，兀知偌多弟兄，俱恁跳到，沒多日，便幹得恁地奢遮。哥哥使恁呆撮鳥與馬震散悶，只剝出鳥心來，虧是恁地黑！」王摩道：「只你那夜瞞得不透風下山，俺弟兄那處不著人找尋！前日來見哥哥，才知吃苦。」馬震只笑向楊么腰間拔取拷刀。此時殷尚赤、屠俏走來，遂向楊么眾弟兄述說事情。述說完，楊么要與馬震說話，早已不知去向。因說道：「他再不耐煩久立，又不知他到那裡去尋事做！」一面傳令，不許放火，擄掠小戶，只搬取豪富。

直亂到天色將明，袁武即傳令出城，放起號炮。不一時齊集，只不見馬震到來。楊么忙叫眾兄弟去尋。早見馬震火雜雜，兩手舞著板刀，口中銜著拷刀，滿腰間拴十餘顆血淋淋的人頭，跑到面前，將口中拷刀遞與楊么，只叫今日砍殺得快活。楊么驚喜道：「兄弟殺的什麼人，這般快活？」馬震道：「恁夥撮鳥，煞會裝腔使勢，敢便俱是未人流。」楊么聽了，笑道：「你又那裡去尋著板刀？」馬震道：「兀那悶閑鳥船，兩板刀艙內只撈不到手，推見鳥官，將板刀藏入屋去，只今撈來。哥哥打了恁個鳥賊，便有窩巢，直恁地怪催跳。」袁武道：「且到湖去再來。」馬震道：「咬文漢嘈的沒力，恁地一事做兩事，跳落水又爬上來弄甚鳥，可不晦氣！」楊么道：「袁武主意不差，我俱聽服，沒半句不依。」馬震才不言語。段忠便去領了妻小一同出城，到了寨來。柯柄、董良見了馬震，不勝喜。

袁武即傳令拔寨起身。忽有一人，大頭圓臉，五短身材，背上馱著一個包裹，腰懸一張畫胎雀彈弓，手提柳葉長槍，急起忙奔相近到來，高叫道：「小陽春道長哥哥在那裡？」楊么聽見，連忙迎走上前，欠身答道：「楊么在此。不知豪傑尊姓何名，為甚要見楊么？」那人便滿面笑容，放了包裹，將槍插地，叉手說道：「兄弟是巴蜀人。自幼好習槍棒，又打得一手好彈弓。不喜在本地，便出來在江湖上要些槍法，打幾個彈兒，在熱鬧處與人觀看，哄賺幾分錢鈔，只買酒吃。人見我生得矮小，面色如青，人便叫我是山海鎮石青。一路下來，今春到這武昌，在城內府前鬧處乾這營生，倒也日日見錢，夜夜是醉。卻聽見有人傳說哥哥的行事，肯結弟兄，使石青時常想念。一日正在府前，耍了一回槍彈，起發人的喝采錢，只見幾個人扛抬著兩束蘆席，卻包著兩個死人，向我面前抬過。內中便有人說出是哥哥的父母在獄中病死，抬出城外拋棄。我便留心問道：『他老夫婦犯甚事，便雙雙入獄病死？』這些人便細細說哥哥犯事、賀太尉作對緣故。我那只應應事故，賺得百文，便走出城外，找尋著了，去買了些乾柴，分做兩處燒化。燒化完，取骨殖做了兩包，拿回來放在寓處，日後尋見哥哥交還。忽聽得賀太尉領兵出城，與哥哥對敵，昨夜又聽見打入城來，我只說在城住些時，慢慢送來。不期五更忽發號炮，催趕出城，我只得背了骨殖，一徑奔來。」楊么忽聽見有了父母的骨殖，不勝大喜，復又大哭。忙將石青一把扶定，撲地拜哭道：「我楊么自幼失散父母，虧這撫養的父母恩養成人。不能報答，反為我被仇人受冤陷獄而死，痛心入骨。幸得眾兄弟協力，捉縛仇人，實疑骸骨無存，到山寨中將仇人瀝血剖心，祭奠靈前，少慰先靈，以完楊么心願。卻得有心人仗義，為楊么將父母燒化，收藏骸骨。這般恩義，又在眾兄弟之上，楊么敢不拜謝！」石青連忙拜下，攙扶道：「哥哥休折兄弟！」遂同立起來。楊么遂將包裹背上肩頭。袁武即傳令拔寨，一齊望伏雄浦船上來見賀雲龍。只因這一見，有分教：

道高擒猛士，智巧造輪舟。